

Wh 诗路花语

爱情生活

■ 孙文波

在家里，她总是说话不停，一会地不干净，一会没有烧开水。如果突然听不到她的声音，屋子就犹如沉入水底，让人感到闷。

这一点，连你们的孩子都如此看，当他周末从寄宿学校回来，没有听见她的声音，他会说起话来带着询问的调子“怎么啦”。

他知道一定有什么事发生。你当然知道是什么事发生。也许她睡觉了，也许她正在看电视，不过最确定的是她厌倦了，坐在自己的书房里谁也不想理。

这不是好现象。你总是找一些事让她发表议论。这些年你听到的说法的确非常多：

不洗脸不冲马桶一再被提及，厨房的用具没有清洗干净也被夸大十倍。

不过，它们真的是那样？到现在连你自己也相信这是事实；有时候，你已经熄灯上床，猛然想起好像自来水笼头没有拧紧，又爬起来。结果是虚惊一场，它早已被你拧得非常之紧。

挖煤

■ 苗红军

在大山怀抱，大地深处挖煤，运到我的家乡甚至更远的地方，发电灯下，我女儿在写作业沉思时，是否想到老爸还在挖煤

今夜，女儿你是否感觉到老爸已经被困在井下二天二夜了

每次下井时，阳光露着笑脸仿佛是女儿的笑容每次上井时，阳光依然会露着笑脸我不需要开灯，和关灯甚至也不需要拉上窗帘粘上床，便呼呼大睡

刚刚，恍惚做了一个梦自己变成了一块煤被运往电厂，变成电灯下，我女儿的女儿一脸灿烂

畅想

■ 冯秀群

这个春天
我为爱的激情宣言
我膨胀的诗意图
被你的温暖所滋养

花的蕊
涌动在枝头
这一片春意
谁来妙笔丹青

在春天添一些符号
让春风仰天叩首
旖旎了的云彩
吹醒溪水长流
梦里梦外
爬满了绿色

乘着春天的专列
我们启程了

垅上，
飘起耙田歌谣

■ 倪俊宇

经过一场春雨抚摸，农家的黎明，便早早地亮堂起来……
三角梅擎起一束束火把，把春天烘暖。草尖牵一串鸟鸣，一针一针将山坡织绿。

布谷鸟的歌声，将犁铧一遍遍磨亮。农历大口喘息着，初春的衣衫上，已开出一大朵一大朵汗渍。

耙田的牧鞭，甩出一条农谚。散发着泥土味的民谣，踩着汗滴的音符，蜿蜒了每一道田坎。

激情的秧苗拂动翠袖的手，在召唤着什么。灌满水的田畦，映下三角梅的红艳，漾动如绸布，铺开来，等待着绣描。

让一双双叠着坡壑的手，绣出翠生生的春，绣出农家有阴有晴的日子。

■ 李焕才

一阵依呀依呀的摇橹声划破雾幕，一只舢舨晃着屁股拖着一道水痕爬行在水面上，爬出港口去……舢舨上那摇橹的人就是我。那时，正读初中的我失学了，摇一只舢舨出海去打鱼。

舢舨吃力地撞开雾幔，来到海湾深处时，冷风把晨雾吹散了。雾霭升上天去，把天空抹成瓦蓝；雾霭飘落在海面上，把海水染成墨绿。大海突然空阔得吓人。海水正退潮，浩瀚的潮水急匆匆朝西边涌去。北风推波助澜，腾起的浪涛哗啦啦响。鱼正随着潮水逃走。我抓起渔网，站在舢舨的甲板上。扑过来的北风很冷，粗砺，好像裹着无数玻璃碴，扎在人身上，麻痺地疼。我一转身，把网撒出去，网在水面上散开，好圆，罩下去。我很满意。猫哥曾指点我，撒网别抛得太高，那样好看，可落下面时，鱼早躲开了，中看不中用。猫哥很会打鱼，人家说他长一双鹰眼，看透水里的鱼。不是的，他的厉害是因为聪明，做事用心，又勤快。他天天在海湾撒网，鱼的脾性，潮汐的规律，天气季节的变化，海湾各处的水流、水质、水温等情况都摸透了，他又练就了自己的绝活。这一招，就是他掰给我的。我后来撒出的网，都是贴着水面飞，突然罩在水上，把鱼罩住。

连续撒了好几网，才捕到了两三条黄翅鱼。北风发怒了，疯狂起来，呼啸着在水面上飞奔。海水趁机发威，掀起大浪，浪花像箭簇四射纷飞。舢舨在风

Wh 家在海南

撒网

浪中颠簸，浪头窜上舢舨来，扑在我身上，全身都泼湿了，很冷，冷进骨头里，我的肌肉在颤动，两只手却僵硬，手指麻木，合不拢。北风、海浪和潮水合伙把我的舢舨拖向遥远的深海去。我放下渔网，转过来摇橹，将舢舨摇回来。摇橹是御寒的好办法。使劲摇起来，热气就从里边冒出来，身上就不再抖了，手脚也不僵硬了。回到原来的水域，海湾里也有了许多舢舨。我本是冲着这个“冷”出来撒网。这么个隆冬天，撒网的人会很少。鱼在冰冷的水里又很呆滞，容易捕捞，不想……那些舢舨四散在海面上寻找鱼群。风中浪里黄翅鱼喜欢成群结队追逐浪花，逮住了，撒一网就满载而归。我也找鱼群。猫哥说，鱼群躲在水下不易发觉，突然看见几条小鱼惊慌失措跃出水面，可能是被大鱼追逐，也可能是撞上了鱼群……如果某处海面上的水色突然变深，那水色在移动，可能也遇上鱼群了……某处的水面上荡漾着不规则的波纹，甚至腾起一片浪花，也可能……这都是猫哥的绝活，他毫不吝啬地教给了我。我摇舢舨过去，又摇过来，都见不着鱼群。猫哥的舢舨从斜刺里摇来，他朝我喊，你去找鱼群，还是赶鱼

群？我愣着。他又说，那摇橹声嘶嘶响，鱼群都让你吓散啦！我又为难。橹摇起来，怎么不响？猫哥扔一截肥皂过来，说，挖一点塞进橹凹里！真灵，肥皂润滑了橹凹，橹不响了。

海水停止退潮了。谁也找不到鱼群。风突然不猖狂了，浪也不喧嚣了，海湾很平静。舢舨分散在各个角落撒网。这个时候撒网是有很多门道的。鱼躲在什么地方？什么样的鱼？怎样去捕捉？都需要经验和智慧。已经冷几天了，海水凉透了，鱼躲在那深水处；今天没出太阳，水面不暖和，鱼也不跑到浅水来。我摇舢舨在港道中间撒网。撒了好一会儿，没捞到多少鱼，却网到几只螃蟹。猫哥喊，歇歇，煮饭吃，暖暖身子，海水又涨潮了，再撒！两只舢舨挨在一起抛锚。猫哥煮饭，我煮鱼。猫哥打的鱼比我多一倍，他拿几条鱼让我煮。我说，不吃鱼，煮两只螃蟹行了；七八毛钱一斤鱼，螃蟹每斤才一两毛呢。猫哥说，也是，一斤鱼能换两斤米呀。

下午时，又涨潮了。我和猫哥在一片礁石旁边撒网。躲在礁石缝里的鱼群？我愣着。他又说，那摇橹声嘶嘶响，鱼群都让你吓散啦！我又为难。橹摇起来，怎么不响？猫哥扔一截肥皂过来，说，挖一点塞进橹凹里！真灵，肥皂润滑了橹凹，橹不响了。

我的渔船收回来了，打得几条大石斑鱼，还有两只大青蟹和好多大虾。

猫哥还在抖，我心里也在颤抖。我想说句感激的话，居然说，这一网打到的鱼虾蟹都给你！猫哥的脸上泛起歉意，说，不，是我的错，怪我没说明白，涨潮、退潮别在那撒网，潮水会把网冲到旁边的礁石去。

后来，我又回学校去读书，没再和猫哥一起撒网了。

Wh 流年剪影

童年春歌

■ 李凌翼

又是一年春来绿。海南的春天，潮湿，湿润，几乎每一片树叶都能掐出水来，让我总是忘想起小时候在老家的生活。

“七九八九，沿河看柳。”小时候一入冬天，这句谚语就一直挂在嘴边，眼巴巴地等着雪花停舞，冻土消融，河边的柳树发芽。

河边的柳树吐出米粒大的嫩绿时，就有两件喜事临门了：一是春节，一是柳笛。春节从腊月开头就被小孩盼上了，它就像拴在小狗脑门上的一块骨头，逗着娃娃们朝着一年的尽头快乐地飞奔而去。那时候日子过得慢呀，喝了腊八粥好容易熬到祭灶，到了祭灶才是小年，小年吃着烙饼就盼着“扫社”——那是给新年降临营造出一个洁净的新世界，“扫社”之后等的就是磨面蒸馍馍，等着杀猪吃肥肉，同时等着大人带着香火蜡烛去祖坟迎请先人，祖宗们也要回家和他们的子孙一起过年哩。这时候我们那个激动啊，因为我们知道年确实就要到了，年的脚丫子已经迈上我们的门槛了。

可我们还是心里不踏实。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跑到村外的小河边，瞪着滴溜溜的圆眼睛仔细地研究河岸上的柳树，恨不得手里有个放大镜，能把柳枝上芝麻大的芽孢都看清楚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只有柳树真正发了芽，新年那才是笃定从天而降了——春节嘛，没有春天的气息，怎么会有春节呢？在寒冷的北方，柳树是春天的第一个使者。

其实我们如此期盼柳树发芽，不光是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春天的消息，它还能给我们带来春天的歌曲呢。那就是柳笛的歌。春节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要吹柳笛的。

柳笛是柳树为了春节的欢乐牺牲自己的肢体对人们的一种奉献。它的做法是，从已经发芽的柳树上截取一段枝条，然后扭动它的表皮，由于发芽的柳树带有饱满的汁液，它轻易地就与其中的枝芯分离了；这时抽出枝芯，你手里就有一根绿色的皮管了；把管子的任意一头用牙齿咬住，让管壁贴在一起，这时你含着管子轻轻吹气，它就发出袅袅的乐音。

柳笛是新年那天孩子们的第一副嗓子——第一副嗓子在除夕夜的贺岁中差不多已经闹僵了，大年初一起了床，人还没有走出家门呢，柳笛声已经抢先飞了出来，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盘旋、起伏，就像鼓点伴奏中的戏文唱腔，很有抑扬顿挫的韵味。然后就是新衣新帽的孩子们憋不住地跑了出来，他们衔着柳笛在村庄的道路上像小鸟一样乱飞，家里的热炕是圈不住他们躁动的心的，香喷喷的油糕蒸馍也是塞不住他们的嘴的。他们吹着柳笛呼朋引类，先是一两个，再是五六个人，然后就是一大堆一大群，就像一只鸣叫的鸟引来了一大片鸟的歌唱。

整个村庄就沉浸在柳笛的歌唱中。柳笛把村庄包裹严实了，把村庄抬起来了，把村庄晃晕了，把村庄绕迷糊了。村里的人全醉了。一个白胡子老人坐在热炕上把最后一口酒咂进嘴里，眯缝着眼睛说：哟，都在唱啊！是天地在唱歌吧，是云彩在唱歌吧，是村口的大槐树和后墙的小叫驴在唱歌吧，是房檐下的梨树和门背后的镰刀在唱歌吧！瞧他们唱得多豁亮，今年准是好年景！

父亲的缝纫机

■ 王星烈

安葬好父亲，回城上班前，我在那几间老屋，东瞧西看，依依不舍。忽然，发现墙角里那台锈迹斑斑的缝纫机上，落满了厚厚的尘土。

随着父亲老去，缝纫机也失去了它曾经的辉煌。可我的记忆不曾老去。父亲在机前忙碌的身影，在我旁边期待的眼神，都记忆犹新。

不至两岁时，我就失去了母亲，从此父亲就接管了缝纫机。父亲从哪里学的缝纫技术，我不知道，也没有问过。

小时候的我，总看父亲在这台神奇的缝纫机上，在“咔哒咔哒”声中，像变魔术一样，实现我们兄妹的梦想。我的的确良衬衣和青蓝色的裤子，妹妹的碎花裙子，都是亮丽的风景。我们走在学校里，总是能惹来不少羡慕的目光。

父亲做衣裳从不用尺子丈量，全都是目测。穿着父亲做的衣裳，我变得自信满满，在大人和同伴们面前得意洋洋；背着父亲缝制的书包，我爱上了读书。

既当爹又当妈的父亲，每天从地里劳动回到家里，他的身影不是忙碌在灶台前，就是忙碌在缝纫机前，很多时候，我从梦中醒来，还听见父亲的缝纫机“咔哒咔哒”的声音。临近春节就更忙了，还得帮邻居们做新衣裳，在那时拥有缝纫机的家庭很少，一到年节，家里人来人往，一片喜气洋洋，人们拿着布来找父亲帮忙。此时的父亲，宁愿丢下地里的活，晚上不睡也要把大家的衣服赶出来。在那个时候，哪个孩子不盼望过年能穿上新衣裳呢。

后来，我们渐渐长大，父亲老了，穿衣服早已用不着缝纫机，但还常见他将穿破的衣服拿到缝纫机上去，“咔哒咔哒”地缝上一个补丁。即使我给他买了新衣服，他一拿到手里，还奔缝纫机去，重新亲自缝制一遍，他说这样结实，穿得久。

Wh 漂世绘影

培富伯

■ 陈恩睿

培富伯，实名苏正义。村里人都尊敬他，因其长子名叫培富，村里男女老少均称他培富伯。

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，培富伯出生在东方市一个小村子里。没上过学，没读过书，但擅长木工，乐于助人，被村里人公认为木工师父。他经常给村里孩子讲故事，启迪童心，向善向上。前不久，得知培富伯已离开人世，我心情沉重，小时候对他的记忆在脑海里翻滚。
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，我在村里读小学三年级那年，正值学校兴建砖瓦教室，大队安排他负责木门窗及横梁的修制，当时的木工施工点就设在校园里的西南角。一天下午放学时，我和几个同学一起来到木工点。培富伯正在收工，但看我们来了便热情地和我们聊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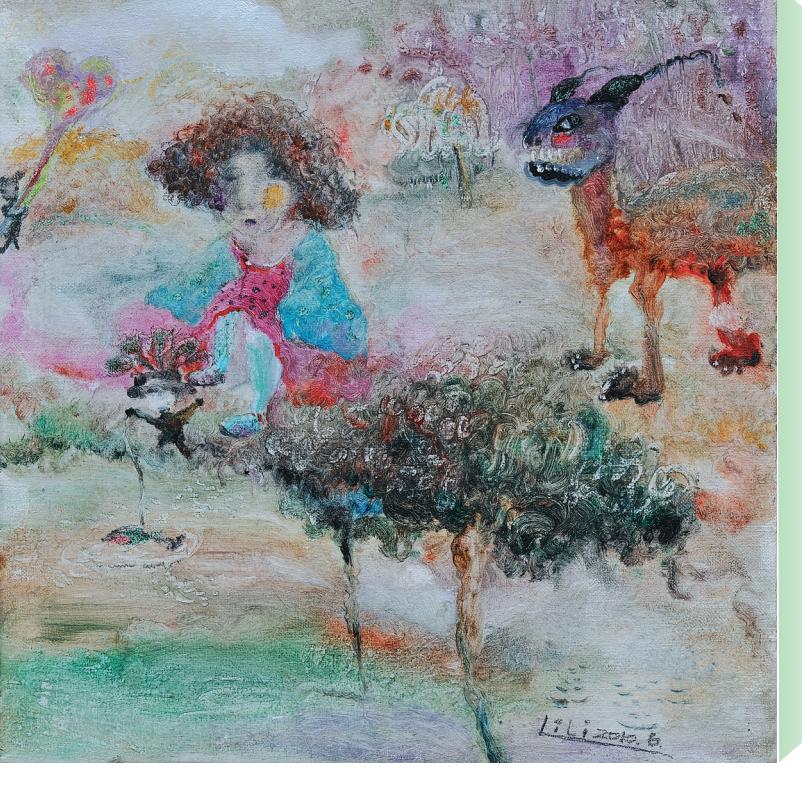
“小朋友，听说过黑金比黄金贵吗？黑金是什么？”他给我们出考题。然后耐心地等着我们乱答一阵后，才开始解释：小朋友，黑金是字，课本里黑色的字！黑金比黄金贵是说识字比有钱好，书中藏有黄金屋，有文化就长本领，能做成很多事，没本领就只会坐吃山空。看看村里林哥哥，人家读书好，被公社安排到陀兴水库当广播员了；颜哥哥也是，他积极读书有知识有文化，当上了老师；那冯哥哥，高中一毕业就到公社上当工作队员。村里一户人家生活过得不错，就是孩子没上学读书，家里要写信，或记下父母当天参加生产队劳动的项目和工分都要去麻烦别人。现在社会好了，你们要积极读书，不要像我们这一辈没知识。他始终站着面对孩子讲话，语速缓慢，节奏性强。

有一回，培富伯帮助邻居家一位陈哥哥做书柜。我们都跑过去看热闹，听他讲故事。这一次，他讲了一个“人不读书就等于瞎眼睛”的典故：从前，一个有文化的人，在自家园里种了20株石榴树，一个不识字但有钱的人要全部买下这个园里的20株石榴。商议合同时，园主写上几个条款，其中有一条款写着，“园里二十株石榴树一株不卖”。按合同，买家给卖家交钱后接手石榴园。但不久，卖家也来管理。起初，买家以为卖家有心帮忙，但到了收获季节，矛盾终于发生了。卖家说，买主是白给钱的，园里二十株石榴树，其实一棵都不卖。买主拿出合同，请人解释，一度还告到村官那里。但合同上白字黑字，买主就这么吃了不识字的亏。说到这里，培富伯做个较长停顿后说，有学校读书是幸福的事，但读书不仅是识字的问题，更要理解字的意思。

每年春节临近时，培富伯都帮助困难户修理门窗。有一次，他帮我家邻居修门窗时已经过中午，但他顾不上吃饭，还说早把门窗修好就早让困难户放心。见到我们几个孩子，他很兴奋，又忙里偷闲讲故事。这次他讲了好几个好故事：以前，村里一个读书人，到离村十多公里的圩镇去考试。他穿过树林，将到圩镇时，突然发现有蚂蚁在成群结队过一小沟，见此情景，他折来一条树枝，架在小沟两边，为蚂蚁架桥。然后，赶去考试。当天，考卷中有一道题，需要描写农村变化的内容，他写到“红日照东方，农村换新装”词句时，那“照”字下面少写了一点。他自认此题一定会丢分。但评卷时，这题却得了满分。后来，他在试卷上发现有一只死蚂蚁，粘在“照”字下面少写那点的位置上。他感到神奇和惊讶，心想，莫非是帮了蚂蚁架桥的回报？

培富伯还讲了另一个故事：从前有一个孩子很懂事，家里有父母亲和爷爷。爷爷卧病在床多年，父亲受不了了，就起了坏心眼。有一天，父亲买回一个箩筐和一条扁担对他说，将他爷爷扛到山上去看风景。实际上是把爷爷丢上山了，连着箩筐和扁担。孩子觉得很难过，待父亲走后，他将爷爷扶起来，跟爷爷说了几句话后收起箩筐和扁担回家。父亲看到他拿回箩筐和扁担便严厉批评，拿那东西回来干啥？他沉重地说，等你老了，我也和孩子把你扛到山上去，到那时免得再买箩筐和扁担。父亲听了，十分后悔。于是，立即到山里将他爷爷背回家里养病照顾。

培富伯没上过学，没读过书，一字不识得，为何能讲那么多的故事？他说，是听大人讲故事时便记在脑子里的，故事能教人做好人做好事。



《春天的礼物》(油画)

富粒粒作